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　卷六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尸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曾燕

周易傳義大全卷六

明　胡廣等　撰

☲離下
☰乾上

傳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欲一作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

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厚齋馮氏曰上乾君也天也下離六二一爻在離之中人位也乾上離下五陽同歸二之一陰有以天同人之象亦為人君同乎斯人之象故成卦曰同人○雲峯胡氏曰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此十二卦坎體凡六見離體於此二見焉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離至同人大有而見離體凡六離之用與坎等矣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而言離一陰在二而上下五陽同與之故曰同人離一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為所有故曰大有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傳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一作既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

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逺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一作合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葢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本義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

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也

程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建安丘氏曰以三畫卦言之二五皆在人位相應則相同故曰同人野者廣大曠遠之地川者險阻艱難之所于野而亨者大同也涉川而利者此同舟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利君子貞者益正則同邪則異正則公邪則私所以利君子之守正也○雲峰胡氏曰或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

比曰同何哉曰比者一陽為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為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為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和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為人大同亨道也雖大川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於正者故又當以正為本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傳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

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彖取天火之象而象專以二言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六二乾謂九五沙隨程氏曰所以成卦者在六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厚齋馮氏曰孔子贊易五陽一陰卦則以一陰為主明卦名義自是孔子之例非經之本旨也至序卦乃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則經之本旨孔子非不知之

同人曰

傳此三字羨文本義衍文嵩山晁氏曰按虞翻諸儒無一人為之說者特王弼失之耳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

朱子曰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涉隨程氏曰所以同人利涉者在九五故曰乾行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傳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

節齋蔡氏曰以彖言則文明以健以爻言則中正而應○涉隨程氏曰所以利君子貞者在一體之相為用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臨川吳氏曰内文明

則察於理外剛健則勇於義中正則內无私心應乾則外合天德此皆君子之正道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傳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朱子曰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讀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誠齋楊氏曰人與人羣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而獨與人與何也人與乎人者物之彙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同而隘則其同不大同而陋則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〇雲峰胡氏曰必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然非明與健不能大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傳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

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或問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朱子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伊川之說不可曉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朱子曰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

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馮氏去非曰類族如天之兼覆辨物如火之燭照○厚齋馮氏曰族如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物如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其物如士大夫之族為士大夫農之族為農工商之族為工商此類族也祼生為祼物羽生為羽物毛生為毛物鱗介之生為鱗介之物此辨物也○臨川吳氏曰天之所生各族殊分法乾覆之无私者於殊分之族而類聚其所同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凡物均照法離明之有别者於均照之物而辨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東坡蘇氏曰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然比以无所不比為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傳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

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本義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節齋蔡氏曰同人之始出門即同未見遠近廣狹之情故无咎○建安丘氏曰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戶一而門二也○雲峰胡氏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溺於私隨必出門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蓋易以人名卦者有二卦名家人一家之人也卦名同人天下之人也門以內所同者一家之人而已六二同人於宗是也出門同人所同者一國之人也天下之人也卦辭同人于野是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傳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踈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無所偏黨誰其咎之

朱子曰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皆由已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誠齋楊氏曰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雷氏曰同人于門亦咎道也故釋之曰出門同人則通而不狹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傳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本義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於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无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

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節齋蔡氏曰二與五本應故曰宗○雲峰胡氏曰二往同五復成離五來同二復成乾往來相同乾離各反其本是之謂宗同人于宗似不失其為六二之正也較之于野之同則亦係於私矣初九出門无所係故无咎六二于宗有所係故吝○縉雲馮氏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雙湖胡氏曰卦統論乾天下同乎離六二之人而六二爻則自論其與人同之道固不可以一概論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葢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也

臨川吳氏曰六二一爻衆陽之所與而獨同於五所同者私狹而不公廣其為道可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有二字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興

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或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朱子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賊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東谷鄭氏曰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

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劉氏瓛曰三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憑上之志故謂之升○

西溪李氏曰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雲峰胡氏曰二與五同者也九三欲攘二而畏五伏與升備見三之情狀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窺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卦唯三四不言同人二與五相同而三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隆山李氏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相同為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爻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懼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本義言不能行 項氏曰言敵剛

恐人誤以為攻二也○節齋蔡氏曰安何也讀如安往而不得貧賤之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傳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强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

其吉宜矣童溪王氏曰九四乘其墉其志亦欲阻三以攻五也然九三以剛敵剛猶不能行其欲況九四之非全剛乎其弗克攻也宜矣

本義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或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朱子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无爭○潛齋胡氏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

有陵下之志○雲峰胡氏曰三雖以剛居剛猶懼五之見攻者屈於勢而不可敵也四以剛居柔欲乘墉以攻終不克攻者是能屈於義而不敢敵也春秋文公十年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有得於周公文辭弗克攻之旨矣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有得於夫子象傳義弗克之旨矣諸家多以三四為欲攻五於理悖甚唯本義得之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傳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一作不）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

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
本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
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雲峯胡氏曰力
不足而不攻者屈於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於理
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進齋徐氏曰四之困而
反則聖人予之以吉者正欲反天下之睽異而為同
也○建安丘氏曰或謂同人之世二五正應當同者
也而三四介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命義一也而
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為甚何也曰三近二而爭者也
四遠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
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四之反則則知義之不勝而
止而三之不興則畏勢之不敵而不敢爭況四之所
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五君

位同人之主也其逆順之勢又不侔焉噫此四之吉所以異乎三之不興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戶羔反咷道刀反旅卦同

傳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

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一有正字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爲吝况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

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强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厚齋馮氏曰九五大君也當與天下相孚於大同之世而乃私繫所應是以强非友之徒競起而爭之夫以上伐下直舉而措之耳何至動大衆而僅能勝之哉私故也作易者以爲失君人大同之道故備言其私昵之狀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其訓嚴矣○雲峰胡氏曰二五剛柔相應而皆合乎中正本義所謂義理之同也程傳謂五自以義直理勝不勝憤抑故號咷邪不勝正終必得合

故後笑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傳曰如二君故曰克五之於四也必用大師克之而始與二遇則三之非理而強可見矣又曰同人九五剛中正而有應于六二故先號咷而後笑旅上九剛不中正而无應于九三故先笑而後號咷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強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強也本義直謂理直盤澗董氏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雖大師相克而後相遇亦

以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也○雲峯胡氏曰六爻惟三四不言同傳以二五之同者為理直則可以見三四之爭同者為非理矣

上九同人於郊无悔

傳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内未至於曠遠但荒僻

无與同耳朱子曰郊是荒寂无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无私荒僻无與同猶居外无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又曰同人於野是廣大无我之意同人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節齋蔡氏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雖在卦上猶未出乎卦也故止曰郊○雲峰胡氏曰初上皆無應初出門同人出乎家之外而同乎國之人也在下而无私應者也上九不同乎國之人乃出乎國之外見荒僻无人之所在外而无與應者如荀鬻之徒是也故不謂之凶但謂之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傳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臨川吳氏曰无可同之人故志未得○建安丘

氏曰上九處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者哉特以一卦五陽皆欲同二而三伏戎四乘墉五用師相刃相摩不奪不厭而已適處於无與同之地超然出於爭之表於人固无所失矣而於已亦未為得也周公於爻以不與於人者喜之故言其无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於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又曰同人六爻以六二一陰為卦主上下五陽皆欲同之同人之道貴廣不貴狹卦言于野亨是也在諸爻以比應為同故不能盡卦義合而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无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二與五應以正道相同在二言于宗五言相遇此應而同者初在卦下出即遇二无爭于五故同人于門此比而同者上處卦外无應于五亦无得于二故同人于郊此遠而无與同者三四介于二五之間與五爭二而不知天理之同物莫能間故三伏戎不興四乘墉弗克此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

同者與其爲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爲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與同者之无所爭也

乾下
離上

傳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爲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爲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爲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雙湖胡氏

曰易以陽為大凡卦稱大者皆以陽得名大有以一陰統五陽大畜以一陰畜三陽大過四陽過盛於中大壯四陽壯長於下皆名之曰大也○雲峰胡氏曰或曰小畜亦五陽一陰之卦主巽之一陰則曰小此主離之一陰則曰大何也曰巽之一陰在四欲畜上下五陽其勢逆而難離之一陰在五而有上下五陽其勢順而易卦名因四五二爻而有大小之分君人者之大分明矣故小畜之亨不在六四而在上下五陽大有之元亨不但在上下五陽而在六五

大有元亨

傳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

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建安丘氏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唯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傳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一元大中字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誠齋楊氏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雲峰胡氏曰同人以六居二則曰柔得位得中大有以六居五則曰柔得尊位大中上下之分嚴矣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傳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一有體字）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

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為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一作為失

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

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涑水司馬氏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

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

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或問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朱子曰

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楊氏文煥曰上下應

而不得尊位者小畜之六四也有能致之資居得致

之位者正大有之時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建安丘氏曰六五以

柔居尊故曰尊位處剛而中故曰大中卦唯一柔而

二體皆以剛應故曰上下應之剛健居內乾德也文

明居外離德也五以柔而應二之剛應乎天也順時而行是以大亨也○雙湖胡氏曰彖辭自柔得尊位以下專主六五一爻以論人君之位能有衆陽之大自其德剛健以下實兼上下兩體以論人君之德能致元亨之治也唯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歸之○雲峯胡氏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之事剛健而文明自誠而明之事又若有聖賢之等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傳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

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朱子曰火在天上大有凢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无不可知何名為遏天命有善而无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龜山楊氏曰因天之明物无遁形矣君子觀火天之象以遏惡揚善休命者正命也善惡不當其實非順休命者也○誠齋楊氏曰天討有罪吾遏

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雲峰胡氏曰休命諸家多作眷命本義以為性命蓋天命之性有善而无惡遏惡揚善亦不過順天命之本然者而已用人反身皆當若是本義之說精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傳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

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本義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或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朱子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雲峰胡氏曰諸家多以初九无交害為无上下之交所以有害本義從程子之說謂居下无係應而未涉乎害蓋无係應三字已自見

无上下之交矣富者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反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於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傳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中溪張氏曰大有其時也初九其位也時位如此是以无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傳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

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

本義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節齋蔡氏曰大車二也載謂載五也剛健居中而應五故有大車以載之象○林氏栗曰二五相應陽志上行故有有攸往之象以是而往何咎之有○雲峯胡氏曰坤為大輿九二體乾而曰大車者輿指軫之方而能載者言車則以其全體而言引之以馬之健行之以輪之圜皆乾象也況九二以剛居柔柔則其虛足

以受剛則其健足以行有大車象德應乎五載上之象有所任而如是可以无咎矣不曰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僅得无咎處大有之難如此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傳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强能勝大有之任也　臨川吳氏曰車大則能勝重載故載雖多積於中而車行不至於敗占之所以往而无咎也○中溪張氏曰伊尹任天下之重此爻足以當之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傳如字本義讀作享

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

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隆山李氏曰居下卦之上為三陽之長以君子而當公侯之任者也○臨川王氏曰易之辭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后有大君王以德業言先王以垂統言帝以主宰言天子以正位言后天子諸侯通稱大君天子尊稱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享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朱子曰古文元亨字亨享烹並通用如公用享于天子解作亨字便不是又曰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為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无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京房傳曰享獻也○雙湖胡氏曰按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

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已讀為享矣○雲峰胡氏曰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職之當然者然享有朝享之享有宴享之享本義直訓享為朝獻又曰六五虛中下賢則又兼宴享之義矣享禮之盛者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苞茅不修朝貢者矣安足以當此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傳公當用一无用字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

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為已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强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臨川吴氏曰小人得此占則不利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步郎反

傳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大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髙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馳云汶水湯

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本義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東谷鄭氏曰九四居四陽之首而率諸陽與之偕進其盛多益彭彭矣然明不能燭理智不能慮遠以其盛多者而震之必非柔中之君所能安也下三陽皆健體四乃明之首也有明辨之晳則匪其彭然後免於咎○雲峰胡氏曰卦名大有彭字即大有之義大有皆六五之有也六五在上而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必不有其大而後可以无咎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傳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晳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本義晳明貌雲峯胡氏曰當大有之時而不有其大非明者不能也明辨晳皆以離言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傳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

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尊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本義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潛室陳氏曰大有之六五但言厥孚交如威如吉者葢一卦以一陰為主所有已極其大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則能

保有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也○中溪張氏曰六五為大有之主離體中虛有厥孚之象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故曰交如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此其所以交孚也然當大有海内富庶之時人心易至玩弛寛裕温柔雖足以有容非發强剛毅則不足以有執故交如之後繼之以威如則可以保其吉也苟徒有以孚之而无以威之則人將慢易之心生而无畏備之者矣豈能常保其有乎此威如之吉聖人之深戒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以豉反

傳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一有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九宇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西溪李氏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於无虞故必威如而後吉才上下玩易則无畏備也故詰爾戎兵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講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傳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

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或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朱子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无繫辭此數句此爻遂无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文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傳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

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謂信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為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㽔自天祐也節齋蔡氏曰大有一柔五剛故以柔為一卦之主而衆爻皆于五取義初以遠五而有艱二以應五而无咎三以公位而用享于天子四以能謙承五而无咎上以近五而獲自天之祐也○

平菴項氏曰大有之卦以六五為主初之无交害遠民也上九在上賓師也中爻三位為臣二大臣也爻大有之任故為載三外臣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故為享二中故无咎三不中故戒君子用享則為搉文小人弗克則為曾焉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怙大有之寵故為匪其彭五離中虛中孚為信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矣所慮者居易无備故必威如乃吉欲其克自警畏也○誠齋楊氏曰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非德士生斯世也緼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而況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舊乎嗚呼盛哉

艮下
坤上

傳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旣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隆山李氏曰設卦命名多以畫之反對取象謙豫二卦反覆小畜之對也覆謙取畫在三豫小畜取象在四特陰陽之畫不同耳皆五陰一陽五陽一陰之卦也一陰一陰在下卦三陽之上其位不順故名之小畜一陽在下卦三陰之上其位則順故名之豫一陰在上卦三陽之下其位則宜故名之履一陽在上卦三陰之下其位非宜故名之謙○厚齋馮氏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為剝

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

謙亨君子有終

傳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

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程子曰他卦皆有悔凶咎唯謙卦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涑水司馬氏曰君子之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无以保其終也○隆山李氏曰此易中最吉之卦而天下最難行之事非謙之難謙而能終者之難也非君子豈能有終乎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朱子曰謙便能亨又為君子有終之象○節齋蔡氏曰剛屈乎柔之下謙之義也剛下乎柔交通之道故亨君

子三也君子有是德則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光故有終○雲峰胡氏曰乾爲易第一卦本義謂筮得乾卦者其事雖大亨猶未易以保其終益天下之事始而亨者十九亨而有終者十一唯謙則於德爲君子於事爲亨而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時掌反

傳濟當爲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本義言謙之必亨童溪王氏曰夫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著見

則謙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謙之亨也莫大乎天地而天地猶不敢以自滿況於人與鬼神乎○節齋蔡氏曰下濟而光明艮也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象曰其道光明謂艮陽止乎上陰不得而掩之故光明卑而上行坤也○雲峰胡氏曰下濟為謙光明為亨卑為謙上行為亨彖傳但言謙之必亨而不言卦體蓋下濟光明自含艮坤二體於其間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傳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

程子曰虧盈益謙此道上下言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朱子曰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

地道變盈而流謙

傳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益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 朱子曰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更瘦澤便高

鬼神害盈而福謙

傳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 朱子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言害福是有些造化之柄各自主一事而言耳

人道惡盈而好謙 惡烏路反好呼報反

傳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或問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節齋蔡氏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白雲郭氏曰四者非有心於如是其道自然故皆曰道○厚齋程氏曰復舉天地因及鬼神與人以推廣謙所以亨之意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傳謙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

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

本義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或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朱子曰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愈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蓋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也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童溪王氏曰尊者三居下卦之上也光大體也卑者三居上卦之下也不可踰謂位雖居下而德剛莫有過之者蓋以謙居尊而道光以謙居卑而德不可

踰此卑以九三爻言君子有終之義也○臨川吳氏曰六十四卦惟謙之占辭最美夫子傳彖亦惟謙之贊辭最盛内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卦辭則云亨且有終他卦之占未有若是其全美者也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悉萃於能謙者之身他卦之贊未有若是其盛者此謙之所以為至德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侯反稱尺證反施始豉反

傳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内藴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藴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藴於卑下之中則

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程子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朱子曰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問裒多益寡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下低去曰大抵人多

見得在已者髙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髙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臨川吳氏曰山在地中則髙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一升一降而髙卑適平矣物之多者裒取而使之寡猶降山之髙而使之卑也物之寡者增益而使之多猶升地之卑而使之髙也一裒一益而多寡適平矣稱物平施謂稱量物之多寡而損益之然後所施均平而多者不偏多寡者亦不偏寡也○厚齋馮氏曰凡大象皆别立一意使人知用意之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小大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象與六爻全无此意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

傳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

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剛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爲謙謙未見其失也

本義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簡氏廷瑞曰用涉與利涉不同用涉自我用之不若利

之无往不濟也○臨川王氏曰利涉者其才其時利於涉耳用涉者用此以涉然後吉也○雙湖胡氏曰涉川貴於遲重不貴於急速用謙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失一故吉後登舟亦有先登岸之利謙固自多利也○雲峰胡氏曰謙主九三故三爻辭與卦辭皆稱君子有終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以為君子之終也用涉大川吉雖用以濟患可也況平居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傳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南軒張氏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

方可以言謙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為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建安丘氏曰牧養也養德之地求有不基於至卑所養者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

六二鳴謙貞吉

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童溪王氏曰六二以謙德而居下之正位則得其所欲矣故發於聲音也充非中心之誠然者故曰鳴謙貞吉而象以中心得也釋

之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之意蓋謙本不要人知况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雲峯胡氏曰諸家釋鳴謙多謂自鳴其謙謙而以自鳴非謙矣或以為六二謙德積於中發見於聲音者如此本義以為六二柔順中正以謙有聞蓋謂發於聲音不若謙而有聲有非可勉强為之者要之初六謙謙在下而謙未必人皆聞之至六二則宜聞之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一有强字為之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傳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一作正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

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

本義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

應矣雙湖胡氏曰謙以九三一陽爻為成卦之主文王彖辭唯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他故周公爻辭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要其吉耳○雲峰胡氏曰文王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周公於三之爻辭以古代亨字謙之上加一勞字益謙非難勞而能謙為難九三之勞當在上位而位止於下所謂勞而能謙者也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益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者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楊氏曰夫六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何邪曰所以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也今三以剛明之才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倚信勞而有功矣然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君子恭以存其位之道也故獲有終之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傳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

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葢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為善之故一作效也臨川王氏曰萬民服謂有終而吉也萬民以卦之五陰言○誠齋楊氏曰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謙而有終也○童溪王氏曰舜之賢禹也而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功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六四无不利撝謙撝揮同

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本義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朱子曰撝謙言發揚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揮其謙○雲峯胡氏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而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四之所以无不利也无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况四以柔乘剛无功而在功臣之上危地也愈當撝布其謙以示其不自安之意可也故先言无不利而後言撝謙者以其所處之地雖无不利而尤貴於散布其謙也六五言利用侵伐而後言无不利者言侵伐五之柄於五為利而其他亦无所不利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傳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

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本義言不為過朱子曰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雲峰胡氏曰以六居四而撝布其謙似失之過而象斷之曰不違則以見四之撝謙乃天理之當然非過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傳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

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葢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葢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雲峰胡氏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葢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

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抑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无不利者又言謙非特利於侵伐而他事亦无不利又以示夫後世之主或不能謙者也聖人之言詳密如此○中溪張氏曰六五謙柔之主而利用侵伐毋乃内謙而外好勝乎豈知惟辟作福作威而威武乃文德之輔助也其有梗化而不服者如之何而勿征倘君道專用謙柔則流於姑息失之驕縱乃謙之過也非謙之盜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傳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誠齋楊氏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漢上朱氏曰征者上伐下也以正而行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聖人慮後世觀此文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傳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

之極也至於太盛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已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本義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已之邑國而已或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朱子曰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著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又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雲峰胡氏曰二與上皆曰鳴謙何也有諸中自然聞諸外故於下卦之中爻言之凡善惡不能掩人之聞況至於極乎故又於上卦之極言之本義於六二之鳴謙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

於上則曰謙極有聞益謂此也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故初九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濟人五居君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治人上九位用之唯可以治己之私而已夫初上皆无位而上之征邑不如初之涉大川何也初居卦之始有出而用之之時上則居卦之極故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傳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或問上六志未得也如何朱子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雲峰胡氏曰上雖謙極有聞然陰柔无位志未得也視二之中心得者有間矣至於行師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視五之征不服者有間矣无位故也然而猶不至於悔且凶者謙故也○建安丘氏曰謙卦六爻五陰一陽陽實陰虛陰皆有求於陽者故以九三一陽為卦之主其諸陰爻則以去三遠近取義三四兩爻與三最近皆有得乎陽者故二鳴謙貞吉而四无不利撝謙也初在下欲進而求三則隔乎二五上在上欲下而求三則隔乎四皆无得乎陽者故初用涉而五侵伐上行師也○雙湖胡氏曰謙一卦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

之效固如此然艮體稱吉而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故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七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舉人臣王曾燕

周易傳義大全卷七　　　　明　胡廣等　撰

明　胡廣等　撰

坤下震上　豫

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

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閉一作潛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程子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王氏大寶曰豫以和樂主義和而不備則乖戾隨之故有備豫之義和而不飾則驕怠生焉故又有豫怠之義卦辭云利建侯行師雖主人心和樂而言亦有豫備飭豫之意

豫利建侯行師

傳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兆一作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

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雲峯胡氏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中溪張氏曰坤下震上為豫地以靜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建安丘氏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卦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傳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嵩山晁氏曰剛應志行以爻言豫之才也順以動豫以卦言豫之德也○雲峰胡氏曰小畜與豫皆以四為主小畜剛中而志行是釋卦義亨字此剛應而志行是釋卦名豫字小畜一陰畜五陽陽之志自行故亨豫則五陰皆應一陽陽之志得行故豫皆扶

陽之意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傳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况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本義以卦德釋卦辭西溪李氏曰建侯行師六爻无此意故彖以一卦之德言之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傳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厚齋馮氏曰日月之行景長不過南陸短不過北陸故分至啓閉不差其序以順陰陽之氣而動也○朱子曰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爲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

豫之時義大矣哉

傳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

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〇雲峰胡氏曰頤大過解革言時坎睽蹇言時用豫隨遯旅姤言時義凡十二卦釋彖之已言者又復推廣彖所未言者於是極言以贊其大欲人涵泳於言意之表即如乾之文言是也〇隆山李氏曰自豫以下凡十二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只言時各隨卦體而贊之初无異義未有有時而无義有義而无用者也要之時義

時用共歸於大哉者均所以為推廣之意嘗觀彖辭因論天地聖人王公則多有是言所以廣言之也不如是拘隘而不通矣學易者從羲文以探其始從孔子以要其終其庶幾知易之道乎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

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朱子曰先王作樂无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問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是否曰是○涑水司馬氏曰雷出地者春分候也春分之時雷迅出地以動萬物萬物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也豫喜意也作樂所以飾喜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用樂之盛者○瓜山潘氏曰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配以考也○雲峰胡氏曰本義云象其聲者樂之聲法雷之聲又取其義者豫以和為義雷所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樂所以發揚功德而召神人之和也○東萊呂氏曰履為易中之禮豫為易中之樂○

進齋徐氏曰先王之一動一靜皆禮以奉天從事方雷在地中伏而未發則以之閉關商旅不行而后不省方法其靜也及出也奮而成聲則以之作樂崇德薦上帝而配祖考法其動也曰閉曰不行曰不省皆靜之意曰作曰崇曰薦配皆動之意也

初六鳴豫凶

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

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

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或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强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朱子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不好○雙湖胡氏曰豫初六即謙上六向也鳴謙今也鳴豫然鳴謙猶有行師之利鳴豫直凶而已信矣豫之不可沉溺如此○雲峰胡氏曰爻辭與卦辭不同者三卦辭取同樂之意爻辭除九四外皆為獨樂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

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是以德言至于爻辭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為強援故應之以為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或曰豫與謙反對謙之上反而為豫之初者也本義於上之鳴謙則曰謙極有聞於初之鳴豫不曰有聞而曰自鳴均之為鳴也何其訓釋之異耶曰謙之極而有聞善不能不聞也豫之初而以豫自鳴志已極矣其惡有聞不言可知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傳云初六謂其以陰柔（一无柔字）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一作至）凶矣

本義窮謂滿極 雲峰胡氏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位卑材弱當豫之初而志已滿極凶可知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傳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悦之故遲遲遂致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

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葢知幾

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

之望

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建安丘氏曰豫諸爻以无所係應者為吉豫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是以為凶為悔為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无係特立於衆陰之中而无遲遲耽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益其所恃得正故動靜之間不失其正吉可知矣○雲峰胡氏曰諸爻皆溺於豫者惟二五不言豫六五貞疾不得豫也六二貞吉不為豫也初應四三五比四故為凶為悔為疾六二不係於四介乎初與三之間獨以中正自守其堅確如石故豫最易以溺人而六二則不俟終日而去之其德安靜而堅確故能見幾而作益不為逸豫之豫而知有先事之豫者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傳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為教之意深矣 雲峰胡氏曰九四一陽用事初應之而鳴豫三比之而盱豫不中不正也五乘

之而貞疾中而不正也六爻之中不係應於四者惟六二中而且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盱況于反

傳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絶亦有悔也葢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厚齋馮氏曰三四本近而相得然震動而

上坤靜而下上下異趣故有此象○東谷鄭氏曰此猶豫之豫故動則取悔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朱子曰盱豫悔言覷著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問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如何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雲峰胡氏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意然悔之速可也悔之遲則又必有悔矣此葢溺於逸豫而悔之遲則又猶豫者也○中溪張氏曰聖人於六三一爻凡兩言悔者始則示人

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改過之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傳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臨川吴氏曰六三與六二相反者六二中正而六三不中正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傳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一无由字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悦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

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一有其字朋類自當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一无乎字一无其字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一作逼近君

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雖戒以至誠勿疑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朱子曰由豫猶言由頤○梅巖袁氏曰莫不由之以致養謂之由頤莫不由之以和悅謂之由豫○進齋徐氏曰大剛也由如觀其所由之由豫之所從來也一剛而得五柔故曰大有得居位非正故有疑朋謂衆柔○劉氏曰德雖陽而

位則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朋焉〇雲峰胡氏曰九四一陽而衆陰皆為其所得故其象曰由豫其占曰大有得然四以陽居陰性易有疑乾九四或躍疑其所當疑故曰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許之之辭也豫九四不當疑而疑故曰勿疑戒之之辭也吾惟至誠不疑則一誠之感衆陰之朋自聚而從之簪又訓速也謂不疑則朋之從者自速也此和豫之豫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傳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　臨川吳氏曰即象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〇誠齋楊氏曰神禹集治水之大勳伊尹任伐桀之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議此皆大有得之事故曰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傳六五以隂一无隂字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生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

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
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
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
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
成王也蒙亦以一无以字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
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
豫而失之於人危亾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
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本義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厚齋馮氏曰貞疾猶曰痼疾也痼猶固也疾自外入者也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證也然四雖剛强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亡此恒不死之證也春秋時不惟周存名號而已齊以諸田疾魯以三家疾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國欲起其疾而无能用者○童溪王氏曰六二貞吉以中且正也六五貞疾以雖中不正也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六五是也○雲峰胡氏曰頤之由在上九故六五不可涉大川豫之由在九四故

六五貞疾易之言疾者四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曰介疾有喜皆言疾之愈而可喜此言貞疾僅得不死爾未可喜也豫最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於豫而有疾矣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於憂患死於逸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傳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臨川吳氏曰乘剛而有衰弱之疾則无以御其下矣處上卦之中則位與號猶未亡也周衰之時權歸霸國周雖微弱亦以久存此爻近之○中溪張氏曰正而不死中而未亡者君臣之分不可泯滅

故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况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

凶專言渝之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雲峯胡氏曰冥豫與冥升迷復同義聖人不言冥豫之凶而言成有渝之无咎廣遷善之門也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或曰豫上六變則爲晉晉明出地上非冥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傳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中溪張氏曰上雖處豫之終昏迷而不知反然在震之極動則有能渝變之理苟能知逸豫之不可長惕然而改安知冥冥者其不昭昭乎○建安丘氏曰豫以和豫逸豫為義六爻惟九四由豫與卦辭同至于諸爻皆有心於求豫則失豫之正流為逸豫矣故在豫以四之一陽為主初以應四而豫故曰鳴豫凶三以比四而豫故曰盱豫悔五以乘四而不知所豫故有貞疾恒不死之證上去四雖遠而與震同體則亦冥然為豫而已皆有涉乎四者也惟六二柔順中正與四无係獨能介于石不終日焉益見幾者也故爻以貞吉歸之豫之不可溺也益如此○進齋徐氏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大象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豫備不虞卦爻无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益取諸豫此備豫也

䷐ 震下兑上

傳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兑上震下兑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兑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

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朱子曰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動而說成隨如巽而止成蠱○隆山李氏曰咸隨二卦皆男下女者也咸少男少女陰陽之氣相等而相應故謂之咸隨長男少女陽上於陰可以相制而陰自隨之故謂之隨君子體陽剛之德以立斯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此所以出而應世雖无心於致人而自得於一世之說隨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己

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徙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本義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

為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我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厚齋馮氏曰震動而兑說隨之所以

元亨也元者震也蓋乾之一元來為動之主是以亨也九五正中當位所謂利貞也○中溪張氏曰隨而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然隨之道利於貞正不正則為詭隨雖大亨而有咎故必大亨而利於正然後无咎亦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雲峰胡氏曰屯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蓋我隨人或為人所隨其事雖大亨非貞固易有咎也況動而說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蠱患生矣作易者繼之以无咎有深意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下遐嫁反 說音悅）

本義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傳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悅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一有以字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

本義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

天下之所從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傳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一作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時義是兩事一作與豫等諸卦不同時與義是兩事○程子曰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徧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没事又非聖人

智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龜山楊氏曰夫趨變无常各當其可非夫可與權者其孰能之其義豈不大矣哉○節齋蔡氏曰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而聖人制作又當隨天下之時禮樂法度始於伏羲成於周者豈聖人智慮有所不及哉此隨時之義所以大也

本義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臨川吳氏曰為人之隨者以已從人而已宜若小然於斯時也而思義之大則不以隨為小事而輕且苟矣○雲峰胡氏曰今本作隨時之義惟本義從王肅本作隨之時義必如此而後贊時之大者凡十二卦然曰隨時之義則隨字重義字輕曰隨之時義則二字俱重而所謂隨時之義自在其中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傳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
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
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
晦則入居於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
禮君子晝不居内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程子曰凡易卦有就
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
而下柔動而説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
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問程子云澤隨雷
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朱子曰既曰雷動何不言
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葢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
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黄氏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南軒張氏曰隨者非隨時俛仰之謂蓋有是事則有是理君子順理而行如嚮晦則入宴息特舉一事之著者言之耳○建安丘氏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嚮晦入宴息之義哉曰嚮晦入宴息者君子隨時之義待旦不寢者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傳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或問官是主守之義初九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朱子曰是如此又曰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中溪張氏曰官主也渝變也當隨之初剛來下柔為震之主震動也官有渝是主守有變動之象官其事而有渝是隨時而動有所變易不能保其无偏也故必變而從其正則吉出門而交即同人于門之意得隨之正而不牽于私則有功而无失矣○雲峰胡氏曰无妄內震故曰主此亦內震故曰官初為動

之主有官守者也九之剛能守官者也官本在上今來居於初官之有渝者也官守者不可渝今陽得陽有渝而正矣故吉然必出門以交方為有功否則所隨或昵於私非惟无功且有過咎所謂因以戒之者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傳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傳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

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一作居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无也字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爲之戒也

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朱子曰小子丈夫程傳説是○雲峰胡氏曰六柔有係象小子初陽在下象丈夫五陽在上象六二以初陽在近而係之則五陽雖正應必失之矣○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

專一也臨川吴氏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嚮二也但以其近比易於牽係儻若係此則必失彼二者弗能兼與也故爻辭示戒云爾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

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下无必字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

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進齋徐氏曰以六居三不正也以九居四亦不正也以不正相比必至於詭隨故又以居貞為利也○雲峰胡氏曰程傳本義皆以初為小子易之例不問陰陽小子皆指初而言隨初九陽稱小子漸初六陰亦稱小子也事有得必有失失於此必有得於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即是得瘡以潰為得病以去為得六二之失乃所以為得也利居貞有三義初九陽居陽貞也故言貞吉六三陰居陽不正故戒之曰利居貞而不言吉三係丈夫固異於二之係小子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隨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或曰士之病莫大於有所求三之於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故戒之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捨

傳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善矣建安丘氏曰以陰隨陽舍下隨上不求則已有求必得其志亦可嘉矣但以非其正故戒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

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一无於字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强一作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

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白雲郭氏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為獲也○建安丘氏曰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也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其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也然則處豫隨九四之位者奈何曰惟有以自信而孚上下之心斯免矣是以豫四勿疑則朋盍簪而從隨四有孚則有明功而无咎也○雲峰胡氏曰豫九四大有得不

言凶隨九四有獲而言貞凶何也豫九四以一陽得五陰卦之所以為豫者在四若夫卦之所以為隨者不在四而在初四下不與初應而上次勢逼於五未必上安而下從之也雖貞亦凶况不貞乎有孚在道以明戒之深矣非孚非明凶咎其能免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梅巖袁氏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九五孚于嘉吉

傳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於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進齋徐氏曰九五陽剛中正為隨之主得衆爻之隨者而五之應唯在於二故曰孚于嘉吉此隨之至善者也○中溪張氏曰九五居正中之位而下得六二之正應中正相孚善莫大焉所謂亨嘉之會也其吉可知彖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九五足以當之矣○雲峰胡氏曰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之中陽内陰外有中實之象故皆曰孚然四之孚戒之之辭也欲其孚乎五也五之孚許之之辭也

嘉其孚于二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傳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葢心所説隨則不知其過矣進齋徐氏曰明五之於二皆得乎位之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音見大有卦後升卦同

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

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一有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心字矣

程子曰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雖太王之事民

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章溪王氏曰王用亨于西山則歸市之隨至此亦莫之禦矣此周家王業始基之地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朱子曰王用享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雲峰胡氏曰六柔有係象居柔又有拘係象西兌象山互艮象兌為巫西陰方有祭而固結於幽陰之象拘係之所以象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也至誠之極可以固結神明而況於人乎故曰王用享于西山周

視岐山為西意者大王之在岐其祭山川必嘗占得此歟○平庵項氏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獨益作享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於享帝不敢作亨帝也若天子則或以為无享理不知賓禮自有享王此爻與升四則吉禮山川之祭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傳隨之固如拘係係字一无維持持字一无隨道之窮極也

本義窮極也雲峰胡氏曰窮之義一爾豫初而曰滿極惡其人欲沉溺而不能脫也隨終而曰窮極喜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也又曰六爻陰陽各半陽有所隨无所係故初五皆吉而四何咎陰性

隨而不能无所係故二係小子三係丈夫上拘係之皆不言吉然係丈夫猶可也係小子凶咎不言可知

○建安丘氏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爲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爲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 巽下艮上

傳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爲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

有事也爲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爲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東坡蘇氏曰器久不用則蠱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

傳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朱子曰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敎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特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雙湖胡氏曰蠱者事也壞也事欝而不發者謂之蠱草之欝也其久必腐木之欝也其久必蠹未有事而不壞者也蠱之所以元亨者以能飭之爾飭之則不壞矣易窮則變變則

通是以事之壞者又當振而起之○臨川吳氏曰
蠱之將不可靜俟當往濟險難故利涉大川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息薦反後胡豆反

傳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
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葢推
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
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
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
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

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程子曰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

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朱子曰先

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撐拄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先甲辛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雲峰胡氏曰先甲後甲之說不一愚以為蠱由巽艮而成當從艮巽看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離震坤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離兌乾三位得巽後甲三日也然則上艮止下巽巽所以為蠱於艮得先甲三日之辛於巽得後甲三日之丁又所以治蠱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傳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

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或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治蠱之道朱子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无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者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

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无所施為如何治蠱○易要分內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益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剛上柔下巽而止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

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葢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朱子曰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失易彖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盤澗董氏曰卦之為蠱有數義剛在上柔在下此卦體也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德也又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也

〇童溪王氏曰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无事而不事事則後有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剛上艮也柔下巽也在上者有止忌而无動作在下者有巽順而无違忤則禍亂之萌乃在於已安已治之中遂至於敗壞而不可勝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〇雲峰胡氏曰諸解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夫苟下卑巽而上苟止豈所以治蠱哉先儒云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蓋剛來而下柔剛柔之情交兼此動而彼應故曰隨剛上而柔下上下不交且下卑巽而上苟止故曰蠱蠱隨之相反以此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我先動而彼說歸妹則先說而後動歸妹之凶又與隨反蠱則內卑巽而外苟止漸則內靜止而外卑巽漸之吉又與蠱反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傳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南軒張氏曰由朝廷至閭里孰非事也而卦之治蠱獨舉父子何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一家之責莫重於子能盡父道則家齊矣由是而之焉則國可治而天下可平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傳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

所事也臨川吳氏曰蠱之時當勇往有所事以濟險難若巽懦而止則終於蠱而已豈能元亨哉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傳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本義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朱子曰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臨川吳氏曰數日以甲者以其為十日之始也先乎甲之三日者辛也由辛歷壬癸而十日終終則又始

於甲歷乙丙以至于丁而爲後乎甲之三日矣終始循環天之運行也治蠱者亦當終前事始後事如天之行也○古爲徐氏曰先三後三者六爻也爻終于六七則更爲之端矣所謂終則有始天行也七日得七日來復皆其義也○雲峰胡氏曰諸卦皆言往有功蠱獨曰往有事蠱者事也事雖已治不可以无事視之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即當爲自新之圖後事方始而尚新即當致丁寧之意亂之極而治之始雖天運然也亦人事致然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傳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

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程子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无他爲二者爲已爲人之道也○童溪王氏曰於民務振作其氣使力其所謂相生相養之道无廢惰自安之人於已務涵養其德使日新又新无逸

豫自止之意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或問振民育德如何朱子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

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隆山李氏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飭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爲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

德多取於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臨川吳氏曰蠱之象非美也君子以之則取其美風在内而能振動外物則象之以振動其民山在外而能涵育内氣則象之以涵育其德振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已之善明德之事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傳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内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

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
不克幹而（一无而字）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
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
子幹蠱之大法也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
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
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
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

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之或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

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何也朱子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南軒張氏曰艮止於上巽順於下无為而尊於上者父道也服勞而順於下者子道也故蠱多言幹父之事○雲峯胡氏曰爻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才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才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為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矣然謂之蠱則已危厲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如危而能戒則終吉○藍田呂氏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也幹者以身任其事而不敢避也以子之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任其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瓜山潘氏曰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若如程說惟初爻為可通

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傳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鄭氏曰子改父道始雖厲而終則吉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中溪張氏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傳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

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爲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一有母字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

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黄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

之也朱子曰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龜山楊氏曰或曰卦以五為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者陰尊之稱如晉六二之稱王母小過六二之稱遇其妣皆謂六五也○厚齋馮氏曰世固有父喪而母任家事者以衆子在而母總其事也故六五以陰柔為一卦之上而取象於母蠱焉諸爻不取此義而獨於九二言之者以其正應在下又取乎內有陽剛之才能幹者也又家事之敗或由婦人亂政而其才子能飭之亦為幹母之蠱○李氏椿年曰母柔子剛於義為得然而不可以為貞也有母在而以剛行之有時而違拂矣○雲峰胡氏曰貞者事之幹九二幹蠱而戒之曰不可貞幹母之蠱也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為正也母性多柔暗以二之剛承五之柔巽以入之不固守其剛乃中道也固則反傷恩害義矣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傳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中溪張氏曰幹母之蠱與幹父之蠱不同子之於母但當柔行巽入以飭治其蠱者專尚剛直盡行撥亂反正之事則於中道未爲得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傳二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爲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

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或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有小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朱子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寛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召可見聖人之深戒○蘭氏廷瑞曰三剛太過不免小有悔然特方蠱壞非剛過之才不能以濟也

雲峯胡氏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初六六五柔而剛九二剛而居柔皆可幹蠱不然與其為六四之過於柔而吝不若九三過於剛而悔始焉曰小有悔若不足其過於剛繼之曰无大咎猶幸其能剛也幸其能體巽之權而不失其正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傳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王氏湘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為臣是諍君之臣以此為子是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不免於小有悔然不陷君父於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傳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寛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習靜劉氏曰強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

事令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時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耶○雲峯胡氏曰初六之時蠱猶未深故但有子則考可以无咎四之時非初比也而復寛裕以視之蠱將日深矣以是而往其見吝也固宜○梅巖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應剛獨六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傳以四之才守常居寛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潑川毛氏曰九三之剛失之過故悔六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傳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于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因一作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一有信字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成而用譽者也

本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張子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進齋徐氏曰六五柔中之主本无幹蠱之才而九二陽剛得中又處多譽之地位與五應五能任之以治蠱則二之譽即五之譽也○雲峯胡氏曰五為繼世之君有九二承之以德是能用賢以致聞譽者也諸家以為用九二令譽之臣近於以名用人不若謂任九二之德自可成六五之名者也○雙湖胡氏曰在六二以五為母柔居尊也在六五又自取子道以繼世之君言也象何常之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傳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

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一无應字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係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旣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

而已士之自高尚亦一无亦字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一无知字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或問程傳云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别朱子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

其中矣朱子曰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麽問此爻本義云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隆山李氏曰君子當蠱之由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焉操巽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絜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故也○誠齋楊氏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此上九所以高尚其事也○臨川吳氏曰上九在一卦至高至上之位故曰高尚下五爻屑屑於一家之事至此則一國之事天下之事猶且視為卑下而不屑為彼一家之事又何足道哉○雲峰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於君事猶子於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葢君臣以義合也子於父母有不可自諉於事之外王侯之事君子有不可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為汙在事之外

潔身以退焉而不為僻本義謂占與戒皆在其中益以時當高尚或自在卑下而當戒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傳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朱子曰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雲峯胡氏曰初六言意上九言志意柔而志剛也○建安丘氏曰六爻取家事為象上為父故本爻不稱父而他爻言父五為母故本爻不言母而他爻言母在下四爻則皆子也然子幹父母之蠱惟剛柔相濟者為善初爻柔位剛故无咎二爻剛位柔故得中三爻位俱剛過於剛

者故小有悔四爻位俱柔過於柔者故往未得此四位剛柔之異而得失之判也然上五二爻以家事言則上為父五為母衆爻為子以國事言則五為君下四爻為用事之臣上一爻為不事之臣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觀下五爻以幹父言則父之位存矣觀上一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存矣此易之道所以屢遷而不可為典要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七